

扎加耶夫斯基的“中国诗”氛围会不会是多首古诗的影像叠加与复合,然后再取其典型,目的是营造一个中国诗场面的可信度?

我读一首中国诗,
写于一千多年前。
作者谈到整夜
下雨,雨点敲击
他的船的竹篷,
以及他内心终于
获得的平静。
现在又是十一月,一个
有浓雾的铅灰色黄昏,
这仅仅是巧合吗?
另一个人正活着,
这仅仅是偶然吗?
诗人们都十分重视
获奖和成功,
但是一个秋天接着一个秋天
把叶子从那些骄傲的树上拂走,
如果有什么留下来
也只是他们诗中的雨声的
低语,
不悲不喜。
唯有趁着光和影,
把我们遗忘一会儿的时候
赶忙把神秘的事物移来移去。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中国诗》
黄灿然译)

说到波兰诗人、小说家、散文家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与中国的亲密接
触,莫过于2014年3月他在广州获
得了第九届“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
作为几度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诗人,
他还有一些文学观点也让我关注到,
比如“捍卫形容词”什么的,当然,
我提这个,并非是我同意其观点,一
直以来,我对某些支持什么反对什么
的写作信条都不感兴趣,这有可能是
诗人突发或阶段性的观点。但我还是
尊重诗人个人的看法,率真的看法。

扎加耶夫斯基与中国当然还有更
多的接触,他对中国古典诗词的关注,
便是更好的证明。于是他写了《中国
诗》,整首诗歌理解起来并不复杂,
诗人在十一月,“一个有浓雾的铅灰
色黄昏”,在读一首中国古诗,然后
与他现在的情况作对比,最后得出的
答案是一首诗“如果有什么留下来/
也只是他们诗中的雨声的/低语,/不
悲不喜。”但是这种“纯粹”如果不
是诗人这次的“偶然”和“巧合”,

中国古诗从汉学翻译和研究
领域进入海外,如同星辰般照亮
西方诗坛,西方现代文学史烙上了
鲜明的中国文化符号。

从20世纪初开始,尤其是七八十
年代以来,西方现代诗对中国诗人产
生了深远影响。与此同时,中国古诗
在以往岁月传往海外而对西方诗人
构成的触动,并不比中国诗人阅读西
方现代诗逊色。中国古诗近三百年的
西传历程,有诸多引人入胜的逸事趣
闻,在《发明中国诗》一书里,谭夏
阳娓娓道来:从马勒《大地之歌》中
唐诗的神秘身世,到庞德《神州集》
带来的诗歌革新;从中国诗对意象派
诗歌的革新引领,到美国两次现代主
义诗歌运动受中国诗的深刻影响……

奇妙的西行旅程

西方汉学家和诗人作家,怀揣对
中国古诗的高度热情与关注开始翻译,
主要由两个群体展开对中国诗的传
播。第一个群体是以韦利、白英、波
特为代表的西方汉学家,他们精通汉
语,采用诗歌比较的方法,从比较文
学的视角把握中国古诗的风格,提高
中国诗在西方接受度,推动中西文
化的交流与对话。与中国学者相比,
西方汉学家们具有迥然不同的文化
背景,这使得他们有别于中国学者
的关注点,往往能另辟新章,跳出
中国的传统学术语境,让研究重心
重回诗歌本身。第二个群体主要由
西方各国的诗人、作家组成。这是一
群庞大且闪亮的名字:庞德、米沃什
、洛厄尔、王红公、斯耐德、迪金
森、金斯堡、赖特、帕斯、勃莱、默
温、史蒂文斯、威廉姆斯、惠特曼、
奥列弗、赫斯菲尔德、吉尔伯特、
布罗茨基、扎加耶夫斯基……国外
诗人对中国诗的喜爱与接受度,从
王红公对钟铨说过的话中可见一斑:
“我认为中国诗对我的影响,远远大
于其他的诗。我自己写诗时,也大多
遵循一种中国式的法则。”

在西传的历程中,中诗西译形成
了多样化的翻译形式和策略。西方
研究者主要采取了三种方式:一是倾
向于直译押韵诗体,体现中国古诗文
以歌咏的特点;二是采用散体形式译
诗,不在乎押韵,只讲究诗韵;三是
奉行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这种翻译更
加随性自由,不乏误读与误解,但真

却是“看不见的”。这话的言外之
意是我们不要被一些事情的表象所迷
惑,比如诗人们都重视的“成功和获
奖”,事实上也就是希望大家更多地
关注诗歌本身,作品的形象和质感远
大于声名、名利。“唯有纯粹是看
不见的”,这句诗的作用是承前启后,
最后三句需要解释一下,是诗人利用
黄昏的变化作一个比拟,意即黄昏把
“神秘的事物移来移去”,在这样掩
掩当儿,我们要能够发现诗歌的纯粹
一样发现其中的纯粹。反之亦然;所
以这三句诗还有一个衬托与加强的作
用。

无疑,《中国诗》的始作俑者就
是中国诗。其实,除了扎加耶夫斯基,
受中国古诗影响的外国大诗人,我所
知道的还有美国诗人罗伯特·勃莱、
詹姆斯·赖特,加拿大诗人迈克尔·
布洛克,等等,其中赖特有一首写白
居易的诗,与《中国诗》有一定的相
似之处——

白居易,落发纷纷的老政客,
何苦徒劳呢?
我想起你
惘惘不安地进入长江三峡。
纤夫拉着你的船逆流而上,
送你去忠州城里,
混一个什么官差使。
我猜想,你达到时,
天已黑了。

但现在是在1960年,又快到春天了。
明尼阿波利斯城的大石头
造成了我独有的沉沉暮色,
也有纤绳和激流。
元稹在哪里?你的好友在哪里?
大海在哪里?
那曾溶化了整个中西部的
无边寂寞的大海?
明尼阿波利斯在哪里?
我什么也看不见,
除了那株可怕的
经冬而愈黑的大橡树。
你在山那边找到孤零人的城市了吗?
还是紧握着那条磨损了的
纤绳的一头,
一千年来都没有放手?
——《冬末,越过泥潭,想起中
国的一个地方官》

实反映出文学翻译中不同文化的交
流和碰撞,出乎意料地受到目的语
国家读者的接受。关于欧美诗人对
中国古诗的态度,谭夏阳认为:在他
们眼中,中国古诗与中国现代诗没
有本质上的区别,因为区别最明显
的文本形式、韵律节奏都在翻译之
时被无形地抹掉了。在某种程度上,
这些经过翻译的古典诗歌比一些欧
美的现代诗歌还要优秀。用四川的
话总结说,从翻译过去的那刻起,欧
洲人和美国人就已将中国诗视为
他们可吸收的、可作为传统文化一
部分,相当珍贵的一部分,而从来
没打算什么时候给中国还回去——
一站在世界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
诗的贡献无疑是无可替代的。

海外文化的中国符号

中国古诗从汉学翻译和研究领域
进入海外,如同星辰般照亮西方诗
坛,西方现代文学史烙上了鲜明的
中国文化符号。在《发明中国诗》
第四章“效法中国诗”中,谭夏阳
以美国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变迁为
例,阐释了何为中国诗热潮。美国
现代主义诗歌第一次运动,大量吸
收中国诗营养,关注中国诗的句
法与意象。谭夏阳在书中引用学者
赵毅衡的论述有力佐证了中国诗对
美国现代诗的巨大影响:当时受中
国诗影响的“新诗人”有30多人——
“几乎囊括了美国诗歌一整代”。
美国第二次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又
奇异地与中国诗联系在一起,新一
代美国诗人专注于探究中国诗所
蕴含的道与禅的精神,从中体悟
东方古典意境与美学核心,从而成
为这些垮掉派寻求精神寄托的出路。
比垮掉派稍晚一些,美国诗坛出现
了深度意象派,由勃莱与赖特发起,
主张发挥诗人的主观想象力,表达
诗人独特的感受,这正是中国古诗
的精髓所在。由中国诗引起的热潮
不断翻涌,中国诗的魅力在海外持
续发酵,直达当代。关于中国古诗
对美国新诗的影响,谭夏阳在书中
引用了摩尔一针见血的看法:“新
诗似乎是作为日本诗——更正确地
说,中国诗——的一个强化的形式而
存在的,虽然单独的、更持久的对中
国诗的兴趣来得较晚。”这个论断
有力说明,美国新诗运动本身就是一场
中国热。无须

从《中国诗》到中国诗

□ 黄昌成

之所以把这首诗一同摘录下来,
并不是要在此作一个深层对比,这
对我而言不是什么难事,亦非我写
这篇文章的初衷(即便这首《中国
诗》,我也决定暂时放弃以往深度
分析的方式),或者说并非我写这篇
文章的兴趣点。我其实是想从该诗
获得一个时间的佐证,即最后一句
“一千年来都没有放手”,从这里
可以看到,外国诗人对于中国古诗
年代的一个理解,常常是以“千
年”为数字准则的,或许是一种习
惯表达;这个千年只是一个笼统的
说法,它应该也可以是千年“左右”
的或更长久的。

接下来,我要回到正题了。扎加
耶夫斯基的《中国诗》是那一首中
国诗呢?当摒弃该诗中“写于一千
年前”这个时间的限制后,古诗的
寻找面就大多了。但是,诗中的“
下雨”和“船的竹篷”这两个特征
却是绝对必须有的,因为它们就像
一个事件的线索或案件的物证。

大量的阅读与筛选后,我终于找
来了两首相对接近的古诗。

一首是唐代白居易的《舟中雨夜》:

江云暗悠悠,江风冷修修。
夜雨滴船背,夜浪打船头。
船中有病客,左降向江州。

另一首则是南宋诗人陆游的七言
绝句《东关》:

烟水苍茫西复东,扁舟又系柳阴中。
三更酒醒残灯在,卧听潇潇雨打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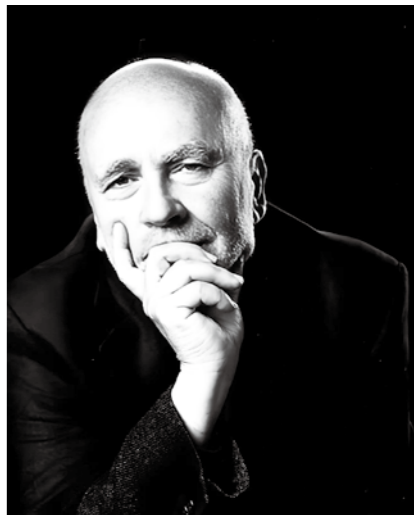
关于古诗的解读,我对现下的一
些广泛性注释的分析很无语,因为
那些给我的感觉更多是把古诗往“
不解与困惑”的方向推,太多的枝
节性如修饰、联想、揣测、纵横
对比等的扩展,像为古诗有意地敷
上一层面具,从而把古诗的意旨过
度复杂化了。我曾在两篇文章中谈
过这个问题,现转过来,这样做是
不想再为两首原本就能直接读懂的
诗歌制造理解的枷锁。“众所周知
的一个事实,我国古诗有一个特点,
是直观,即是说,用短短的那么一
句或几句诗就能勾勒

出一帧多帧画面,整个图案就像描
绘一样表露在你眼前,例如这两句: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这
样的诗句你根本就不用解释,只需
让视觉直接附着在文字上,就能从
中直接地“看见”具象的情景,文
字回到切实的表意价值当中,文字
就是一支画笔,而所谓的诗意或许
也就这样形成了,一切原本属于感
觉上的事情不再是感觉,属于想象
的不再是想象。从这个角度看,诗
歌中的直观就是语言的翔实感并
由此带来的翔实画面,有点类似于
我们平常说的言之有物。”

这两首古诗,“雨”都是有的,
现在找“竹篷”。前者的“夜雨滴
船背,夜浪打船头”,从后一句的
“船头”去看,与之对应,“船背”
似乎应该是船尾,以前的船,尾部
都有一个竹制的船篷,上面涂抹着
厚厚的桐油用来防水,所以雨滴船
背,我理解为雨滴船背上的船篷。
这样一来,竹篷也有了。后者则更
明显,一句“卧听潇潇雨打篷”,
像概括一样把两种事物都收于囊中。
由是,如果一定要给古诗来一个属
性,它只能是空间性的。

但是《中国诗》中随后的“以及
他内心终于/获得的平静”二句,《
舟中雨夜》一诗,表现是非常不明
显的,最后一句“左降向江州”,被
贬职江州则更是意难平了,倒是赖
特的《冬末,越过泥潭,想起中
国的一个地方官》与其情况非常接
近(如果再联系元稹的《闻乐天左
降江州司马》一诗:“残灯无焰影
幢幢,此夕闻君滴九江。垂死病中
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结
果应该是符合的)。《东关》的表
现也不明显,但如果我们剔除诗中
所含的各种模棱两可的引申隐喻,
只把“卧听潇潇雨打篷”当成一种
适状态的话,这种听雨的意境,倒
还真是有种心释怀的意味。但我也
知道,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罢
了,古诗毕竟讲究“诗言志”嘛。

所以这两首古诗,尤其是陆游的
《东关》到底是不是扎加耶夫斯基
所读的那首中国诗,还真难说了。
囿于我的阅读,我无法找到更多相
符的例子。不知后来扎加耶夫斯基
有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如果
没有,我想为此作另一些层面的推
想。比如最



波兰诗人、小说家、散文家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后古诗人内心获得的平静,只是扎
加耶夫斯基顺理成章所作的一种想
法和结论,毕竟对于环境的描述很
多时候完全能透视出心境的。

我更想说的还有,在外国诗人心
目中,“船中听雨”这个场景不会
是中国古诗诗词的某个基调?这
种背景或意境在古诗词中出现的
频率还是挺大的,甚至可以说是
中国古诗的一种常态,如朱熹的
《水口行舟》一诗:“昨夜扁舟
雨一蓑,满江风雨浪声多。今朝
试卷孤篷看,依旧青山绿树多。”
又如蒋捷的《虞美人·听雨》的
二句:“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
云低断雁叫西风。所以扎加耶夫
斯基的“中国诗”氛围会不会是
多首古诗的影像叠加与复合,然
后再取其典型,目的是营造一个
中国诗场面的可信度?

倘若这些想法合理的话,扎加耶
夫斯基的“中国诗”无疑也就找
到了中国古诗的一个共性,当中
所传递的自然也是古代诗人与当
代诗人的种种如际遇、现实、命
运的比较了。这些“纯粹”还真
的如诗人所言是看不见的,但纯
粹又是可以感悟的,感悟透了就
是形态和存在。
而寻找中国诗的游戏,将可以
智慧而“任性”地继续进行下去。

寻找远方的诗神

——谭夏阳《发明中国诗》阅读印象

□ 杨勇

诗言,美国现代诗乃至西方现代诗,
伴随着中国古诗的影响而发展壮大
起来。

西方诗歌巨匠的中国情结

阅读中国古诗对于当代欧美诗人
来讲是一件重要的事。毋庸置疑,
直接或间接受到中国诗影响的欧美
诗人,有一串长长的名单。这里不
乏一些在诗歌史上举足轻重的文
学大咖,比如庞德、摩尔、布罗
茨基、米沃什等。

庞德在担任叶芝秘书期间,深受
中国儒家思想影响,对东方文化
兴趣浓厚,1914年整整一年,足
不出户翻译中国诗,1915年出版
《神州集》,在西方文坛引起巨
大反响,里面的译诗被各种选本
纷纷转载,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
的诗集。一方面,庞德为这些翻
译的中国古诗注入了新鲜气息,
复活并更新了它们,开创了中国
古诗的现代传统。另一方面,庞
德为这些翻译的中国古诗注入了
新鲜气息,复活并更新了它们,开
创了中国古诗的现代传统。福特
甚至赞美说:《神州集》是用英
语写成的最美的书,如果这些诗
是原作而非译诗,那么庞德就是
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在翻
译过程中,庞德敏锐捕捉到了中
国古诗表达情感的含蓄和具象化,
有别于浪漫主义诗歌的直抒胸
臆直接咏叹,中国古诗善于将客
观意象的塑造作为言志抒情的自
觉手段,这种通过外部事物的呈
现,含蓄地指向内心感受的创作
方式,与庞德的意象派理念有奇
妙的共鸣。中国古诗意象并置、
意象叠加的呈现方式直接推动
了庞德的诗歌创作。他的代表作
《巴黎地铁站》便是一个有力佐
证: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显现;
/ 湿漉漉的黑枝条上朵朵花瓣。

摩尔深爱中国诗,是众多欧美
诗人中,最受中国诗激励影响的
一个。她本人虽然从未到过中国,
但对中国充满向往,她的许多诗
歌都提到过中国,都涉及中国意
象。由于对中国的喜爱,她不断
断研究与中国有关的文化。她毫
不掩饰自己对中国艺术的偏爱,
多次到博物馆参观中国书画展,
从1940—1950年代,参观了
数十次关于中国文化的展览,甚
至收藏中国瓷器、灯具、钱币、
茶几、木



《发明中国诗》 谭夏阳 著

箱等中式物件,她的寓所摆满这
些物件,古老且延续的中国文化
让她着迷。这些中国符号多次出
现在她的诗行中,她说,有很多
诗歌是在无意识中或一丝不
苟中写成的,好像某些明朝作
品。先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
米沃什与布罗茨基都流亡美国,
都是中国迷。米沃什对中国诗
的接受主要体现在他对中国古
诗的翻译与选编中,他编选国际
诗选《明亮事物之书》,大量收
入了中国古诗。米沃什主张“
客观的诗”,强调诗歌应超越个
人情感,关注外部世界与历史。
中国古诗中“情景交融”的传
统,以及对自然万物的细致观察
和客观描述,为他提供了创作灵
感。布罗茨基尤其关注中国文化,
喜欢《道德经》,对中国诗情有
独钟,用俄语翻译了很多中国诗,
也写过与中国有关的诗。

中国古诗的永恒价值

了解作为世界文学的中国诗在异

域文化语境中如何被阐释、传播
与接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研究方
向。中国古诗在国外被赋予新的
解读和阐释,有时甚至会与西方
的文学传统和审美观念相结合,
形成独特的跨文化交流现象,彰
显了独特的吸引力。或许对国外
读者而言,诗歌背后诗学理念与
情感体验的互通最为关键——
中国古诗对自然的态度是天人
合一,不将山水视为可征服的
对象,而是从山水中找到慰藉;
中国古诗常常描述奔波困顿、
生老病死、人生无常,展现出
人类共同的困境。这些诗歌中
人类共通的情感、困惑与期许,
让文本超越时空、跨越国度,
不断地引发各国读者的共鸣。

法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
齐奥与中国学者董强合著的《
唐之路》中,回忆自己于1962
年初识中国古诗,通过英语译
文阅读了李白绝句《独坐敬亭
山》,并常常在诗中展现的人
与自然的独特联系而感动。“
唐诗——也可以说,一切真正的
诗——也许是与真实世界保持
接触的最好的手段。这是一种
交融的诗,引导我们遨游于身
外,让我们去感受大自然的秩
序,感受时间的绵延,感受梦。”
之后,勒克莱齐奥逐渐发现了
中国古诗的丰沃土壤,他说:“
在这一重读唐诗的过程中,我
们发现唐诗中蕴含着深刻的人
性。它产生于对未来的未知与
不确定之中,历经战争与饥荒。
尽管在我们之间相隔了巨大的
时间鸿沟,然而,在阅读过程中,
我们感到同那个时代的诗人和
艺术家是那么的近。我们能
理解他们,那个时代与我们的
时代是如此的相似。”勒克莱
齐奥在阅读唐诗时的此番发现,
正是中国古诗的永恒价值。

中国古诗在西方传播多年,李
白、杜甫、王维、白居易等成
为西方读者关注的焦点,他们
的诗歌被广泛翻译和传播。由
于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一些
诗歌的意象、情感和主题在翻
译过程中可能无法得到准确的
传达,导致国外读者一度对中
国古诗的理解产生偏差,这些
误解后来伴随着跨文化交流的
深入被逐一纠正,一位又一位
来自东方的诗人便以诗神的形
象呈现于西方。